

白鹭飞过那条路

◎余建农

镇海,古称蛟川,出老城区,有一条路向西延伸,直抵舟山跨海大桥下,这条路名叫俞范东路。

夕阳余晖下,湛蓝的天空,西边的云霞染上了一抹瑰丽。脚下平坦的道路像一匹洒满金点的黑缎子,气势非凡地向西铺展延伸,所经之处,壮观的十里石化城,有工业园区,有雄伟的跨海高架桥,有商业街,以及早已融入现代生活的乡村和社区居民点,浓密宽阔的绿树林带,纵横交错的道路,车水马龙,处处显示着城市的兴盛,形成一道滨海小城的绚丽风景线。

突然,前面的天空中,出现了一群翩翩飞翔的鸟儿,扇动着洁白的翅膀,优美地掠过公路,向着西北方向的石化厂区飞去。那是白鹭,暮秋时分,长空飞过这身姿修美的鸟儿,让人想起青山绿水,想起“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古人诗句。人们都知道,白鹭是一种对生存栖息生态环境要求非常苛刻的鸟类,要有江河、溪流、水塘、沼泽供其觅食,要有茂密的灌木丛或竹林供栖息,因此,白鹭素有“环保使者”的美称,几乎是人类居住环境好恶的晴雨表。人们相信,只要白鹭与我们同在,就能说明环境保护良好。

白鹭翩翩飞过俞范东路,单从路名讲,质朴得连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是这条路上可以看到“中石化镇海炼化”的巨大标牌,入夜,逶迤十里的炼塔灯火更是华光灿灿,形成了壮观的一景。镇海炼化公司前身为浙江炼油厂,四十年前,在茫茫海涂和一片棉田上开始打桩建设,全省人民,包括宁波和镇海人民,像支援前线一样支援建设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白鹭翩翩飞过这条路,俞范东路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条路成为当地建设发展的“血脉”通道,大批的建设、商用物资都通过这条公路来承运。在这条公路上,共和国的总理、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队曾经由此驶入镇海炼化、国家储备油库

老师,我在这儿!

◎俞亚素

“老师,我在这儿,你看见了没?”

“老师当然看见你啦!”

每次一出现在302班教室,坐在第一桌的小王便会跟我招手招呼。直到我认真回答了,并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他才心满意足地重新坐好。课堂上,我偶尔也会和小王对视一下,小王就又会招手轻声招呼:“老师,我在这儿!”我微笑着点点头,他便坐得更加笔挺了,犹如森林中的一棵小松树。这番情景常常让我的心湿漉漉的感动,仿佛接受了一场春雨的洗礼。

有一次上课,我不自自觉地走到小王身边。突然,一双温暖的小手握住了我冰凉的大手。“哇,老师,你的手好冰啊,你是不是生病了?我给你捂捂。”冷不防,小王站起来抱住了我。极短的一愣后,紧接着便有一股奇异而温暖的暖流迅速流遍了我周身的血管,继而又化为一层云雾遮住了我的眼睛。我忍不住轻柔地拍了拍怀中的小王,就像平时对待自己的女儿那般。小王很温顺,看起来也很享受的样子。课后,小王执意送我到办公室,亲眼看到我喝下一杯热水,然后像个大小人似的叮嘱我要多穿衣服,否则会感冒的。

那天中午,其他孩子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诉说趣事。小王拼命挤进人群,突然用小手摸了摸我的脸,说:“老师,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我夸张地睁大眼睛,大声回答:“老师当然喜欢你,你那么可爱!”小王顿时开心得将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小脸上也只剩下一张豁着门牙的大嘴。见了他的这副小模样,我的内心有一股柔情正丝丝缕缕地往外冒,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指刮了刮他的小脸蛋。小王突然止住了笑,然后拿起我的手亲了一下。这一亲昵动作顿时把我的心给震撼住了,我有种想流泪的冲动。上天不幸关闭了小王的智慧之门,但是却

你好宁波

等重点工程进行视察或考察,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载入史册的足迹。

白鹭翩翩飞过这条路,我们继续穿越历史,沿着历史的足迹一路走去。

镇海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口海防遗址,遗址之一的后海塘全长4.8公里,东起镇海城关东北海岸巾巾山麓,西北延伸至俞范后塘嘉燮亭,与俞范东路毗邻。在这道既挡海潮,又御海上入侵之敌的古塘上,体现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

镇海人杰地灵,俞范东路的乡土同样孕育过名人,上海和宁波近代工商巨子俞佐庭、俞佐宸兄弟就出生于俞范村。还有早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出席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原浙江省副省长包达三,是俞范东路石塘下村人。

俞范一带还曾是抗日战争中的战场厮杀地。1940年7月,当时的国军第一九四师与日寇军队在镇海口发生激战,利用潮汐之利,算准退潮时对日寇占领的镇海发动主力攻势,就是在此地俞范、浦水浦一线占领阵地,向日军发动攻击,勇猛攻占宏远台,与友军一起配合,打退日军,克复镇海县城。史学家认为,这是一次中国海防历史上继清光绪年间中法战争的镇海之战取胜之后,在抗日战争中少有的登陆作战胜利的战例。

白鹭翩翩飞过这条路,我们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在这条充满活力,前景灿烂的路上,看见白鹭飞翔,想到古老又年轻的镇海的发展,我们居住的家园,不仅需要经济建设有不断发展,同时也需要有明媚的阳光和纯净的空气,如今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大力推进生态绿化建设,包括创建省级森林城市,提升镇海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塑造城市品牌都成了长远规划。届时俞范东路将会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为本地的持续发展写美丽的交通文章。

夜幕逐渐降临,十里石化城灯火璀璨,俞范东路车水马龙,充满着行进中的铿锵激情,又散发出隽永的迷人风采。

愿白鹭与我们长伴为邻。

暖聚焦

又为他开启了一扇至真至纯的情感之窗。相较于其他小朋友,小王的感情更加热烈奔放,也更加直接率真。如果你不了解小王,只道他是一个喜憨儿,于是便会嫌弃他。可是一旦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其实那儿并不苍白,也并不贫瘠。接触久了,你反而会惊喜地发现,他内心的色彩可能更加丰富也更加鲜艳。

事实上,刚遭遇小王时,我也曾打过退堂鼓,觉得这是一个没法进行正常教育的孩子,甚至想动员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专门的特殊学校去。可是孩子的父母却坚定自己的孩子很正常,只是在学习方面很弱,没法与其他孩子同步进行。他们的要求也很低,只希望孩子能在学校里快乐地生活即可。将心比心,我怎么忍心拒绝这样的父母?可是接受了小王,却又给其他孩子带去了不公平,开学初有那么几节课因为小王的捣乱而无法继续。怎样才能让小王在课堂内安分守己,一度成为了我生活中的重头大事。

记得哲学家巴特曾说过:“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暖暖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融。”是的,我们的普通孩子需要老师的爱,我们的特殊孩子更需要老师的爱!

与爱心相伴的还有耐心和智慧。为了促使小王能安静地坐上一节课,我会奖励他一张小苹果贴纸,集满十个小苹果贴纸给换一颗他最爱吃的巧克力。或者交给他一盒水彩笔,让他画一画上课中的我。了解到和小王住同一个小区,于是休息日常带女儿去找小王玩。

果然,小王已经不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老师,而是他喜欢的亲人。听他奶声奶气地说:“我要听爸爸的话,要听妈妈的话,要听俞老师的话。”我就知道,我终于用爱的钥匙成功地开启了小王的心之门。

“老师,我在这儿!”听,这难道不是一句世上最动听的话吗?

小剧场

老妈与广场舞

◎虞燕

那日,老妈突然说起她要学跳舞,举家震惊。老爸把正要碰到嘴唇的酒杯放下:“你确定你跳起来不会同手同脚?”我们几个都笑了。“学起来应该也不难。”我发现老妈的神情居然有点羞涩。

一直都觉得老妈是个没什么艺术细胞的人,我从小到大几乎没听过她哼个歌唱个曲什么的,平时看电视,我们喜欢的歌舞相声之类,她一概不看,还嫌太吵。所以她主动学跳舞,即便只是个广场舞,都令我有太阳从西边出来之感。

学舞初始阶段,老妈晚上跟在小区那帮广场舞大妈后面比划,白天在家里对着穿衣镜比划。“一二三四五六……”口中念念有词,僵硬地抬腿、摆手。有时腿伸出去一半停住,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好像不是这样……”遂换一条腿往前伸,但又忘了手部动作。舞步向左还是向右,后退还是向前,她经常会搞混。了无头绪时,她便停下来,凝神定气,应该是在拼命回想舞蹈动作。若好不容易跳出了连贯的动作,便反复地练习起来,“咚咚嚓嚓”的舞步声总是把老爸从抗日剧里拉回到现实。

老妈才不理睬老爸那句“跳得跟机器人似的”的揶揄,有“舞友”提醒她可以用iPad播放来学舞,她就认真地把歌名记在手心或纸条上,回家让我们帮忙找出来。后来,她还会自己用手写输入,想什么时候学都有老师教,想什么时候跳都有音乐伴奏。于是家里的客厅便成了广场舞专属场地,从《乡恋》、《敖包相会》等深情的老歌到《这条街》、《莲的心事》这样温情脉脉的情歌,再到《我不是高富帅》、《伤不起》等热门曲,老妈跳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越来越兴高采烈。被迫将“抗日剧场”撤到卧室的老爸时不时地出来酸一句:“看来这是要成为舞星了!”有事回老家,老妈也要把iPad随身携带着,她说一天不跳难受,几天不练会忘记。回来后,若错过了新舞,她便又抓紧学上了,不用两天就可迎头赶上。

晚饭后,看到老妈一直往窗外看,心神不定的样子,原来这周轮到老妈拎录音机、打扫场地。这明显是“晋级”了嘛,成为小区广场舞骨干了。我跟弟弟好奇地偷溜到老妈跳舞的地方,一眼就认出了混在众多大婶大妈中的她,身材匀称、背脊挺直、舞姿大方,泛起红晕的脸庞在灯光下神采奕奕。心里暗叹,原来我们六十出头的老妈还可以这般出众。

总第5783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图画

闲居远眺

谢光翎

